

著基斯特拉格霍爾韋什
譯之

上海惡都



讀 書 出 版 社

市都的惡罪—海上

著基斯特拉格霍爾韋
譯之 什

社 版 出 書 讀

1 9 4 1

上海——罪惡的都市

CHANGXAI—ZUIODI DUSHI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N·韋爾霍格拉特斯基
什
讀書出版社

(讀書生活出版社之簡稱)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
昆明華山南路九十號
貴陽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桂林西門路十七號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十一號

實價：國幣九角

(成 水匯及實運郵加酌地內)

第十三章 『黨魁』不滿意……………五四

第十四章	上海黑色的星期五	五八
第十五章	戀愛的早晨	六三
第十六章	微生蟲的蠢動	六七
第十七章	最後的準備	七二
第十八章	血腥的星期六	七八
第十九章	在死亡的王國	八四
第二十章	綁票	九〇
第二十一章	克特訪阿爾加其也夫	九五
第二十二章	承認	一〇一
第二十三章	克特的懺悔	一〇七
第二十四章	舞女克特死了	一一二
第二十五章	叔叔救出了	一一七
第二十六章	在匪巢	一二四
第二十七章	同歸於盡	一二九
第二十八章	一筆大捐款	一三六

前言

七八月間的上海俄文日報上連載了一篇中篇小說：上海——罪惡的都市。故事是以「八一三」上海戰事爲背景，中間穿插着中國教授、蘇聯工程師、白俄舞女、白俄祕密團體等。

原題是惡心人的都市，或壞良心的城。改作上海——罪惡的都市，似乎適當些。

原作者是N·韋爾霍格拉特斯基（N Verhogradsky）。作者無疑是在上海的俄人。現在他是否在上海，他是蘇聯人還是無國籍的俄人，則不得而知。關於這些問題，雖曾去詢問過俄文日報的負責人，但他們拒絕答覆。他們說，可以答覆的，只是「他是我們的人。」但是由小說內容的意識來說，作者不是「白俄。」

原文二十八章，共約十萬多字。這裏是節譯的。

——譯者識

第一章 圈中之村

二十五年前，在一條細瘦的、在任何地圖上沒有資格佔據一個地位的小河上，有着一個小小的村莊，名叫斯納格爾。這村莊一直過着寂寞昏沉的孤獨生活，宛如誰用大圓規在它的周圍畫了一個大圓圈，使居民只知道圈裏的生活，不知道圈外的世界。

但是時代變了。這小村莊還沒有醫好突然動員*的創傷，便發生了二月革命，又發生了十月革命。斯納格爾像細小的塵芥，在佛滾的鍋中煎煮。

在這村莊的命運裏，也像在許多其他村莊的命運裏一樣，反映着這偉大的、動盪的十年來的俄羅斯的歷史。

被動員的兵丁，在村中歪斜的路上走過，人們討論地主的雄雞該不該沒收，史古拉的狼羣剛剛踐踏過去，在斑斑的血痕上又出現了馬赫諾的黨徒，不久彼得路哈將軍又來更替，猶如來做一個總結似的，村間響着野砲的吼聲，紅軍來作一個勝利的慶賀。

•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歐洲大戰。

經過這些騷動，斯納格爾已經不能辨認了。但是它的生活和習慣還保存着。時間過去着。來到了一個驚人的時代。不知是誰的手，一隻最平常的人手，把這被人遺忘的斯納格爾畫上地圖，同樣的一隻肉手，又給小村畫上一個小圈。兩個圈一個是革命使這關閉的村莊開禁的圈，一個是國家設計局使它開發的圈。

斯納格爾跳上地圖之後，竟幸運得折死了。在蘇聯的大地上，不再有斯納格爾村，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過。代替它的是誰都知道的「化學工廠 N 3」。廠旁是「基洛夫」集體農場，耕神機站，鄉村閱報室。像新時代的信號似的，無線電廣播員的天鵝絨似的柔和的聲音，代替了咒罵的言語。「莫斯科的兒童宮開幕 紐約 廣州 爪哇」。

亞力山大·史特列里錯夫，當他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來參觀化學工廠 N 3，便決定到這巨人的懷抱裏來工作。他覺得，現在才真正開始了他的生命。

他來這裏工作了。他叫喚這工廠的名稱，猶如穿着鋼胃的騎士叫喚他的美麗夫人的芳名一樣親愛，一樣熱情。化學工廠 N 3，為它是值得死的，尤其為它是值得生的。

×

×

×

太陽早已下山，工作桌上早已燃亮了燈泡，史特列里錯夫還在那裏深思着化學的公式。有人敲門。

——啊，是安得烈·尼可拉維赤：

尼可拉維赤——化學工廠的廠長，走進房間來：

——又弄公式了？不行這樣的

他捉住了史特列里錯夫的肩膀，在這粗魯的舉動裏，似乎隱藏着熱情和友愛。

——我要和你鬥爭了，我們雖然不要做完工去喝香檳酒，但是總得：

史特列里錯夫反對道

——難道還有比在我國工作更快樂的事嗎？

尼可拉維赤不禁笑了。

——是呀，死也要在這裏工作。主要，我們是爲自己，爲公衆的事業而勞動：你看，出現了史塔哈諾夫運動，這只有在我們這裏才會發生。

史特列里錯夫愛看人們談到祖國時的臉。他發現，人們一談到祖國，臉色便變化了，猶如電

燈突然發亮透過臉皮

——但是，你總得

總得休息休息，機器還要休息呢！斯大林說「人才萬能」，人比機器

貴重

史特列里錯夫知道，這些話對於他却不能適用。

尼可拉維亦用手把史特列里錯夫的肩輕輕一推。

——開步走，開步走。今天要去參加夜會，準時到 下面有你一封信

史特列里錯夫站起來，笑了。他們走出走廊，停在窗口電光照耀得通明的集體農場，宛如玩具一樣。

——多美麗啊，不是嗎？

——是啊！你看，哪裏還有斯納格爾？

第二章 怪叔叔

一個貼着中國郵票的信封，字跡不熟識，郵戳是「上海。」

——是誰寫來的呢？

史特列里錯夫猜想一秒鐘，然後拆開信封。他的眼睛奇怪地張大了。

「親愛的侄兒

在一本實驗化學雜誌上，看見你的名字，知道你在尼可拉維赤的化學工廠裏工作。

也許，尼可拉維赤是知道我的，你大概也沒有忘記。記得嗎，你小時候會叫我作「怪叔叔」。

革命發生後，我便出國，到了上海。我雖然流徙國外，但並沒有停止工作。我有一件發明，在這信裏，不便寫出。這發明有重大的價值，我要獻給祖國。你把我的信給尼可拉維赤看，他會讓你來上海的。這發明價值很大，它是屬於俄羅斯的，我不能賣給別人。

稅老實話，我老，慣於過另一種生活，改造也來不及，所以我不回國。我的建議，你考慮一下，和尼可拉維赤商量。

你的叔叔米海爾·戈林啓。

史特列里錯夫搔搔頭髮。

——什麼神話？笑話？夢話！

早已遺忘的叔叔，從遼遠的上海寄來的奇怪的建議，使史特列里錯夫的記憶，展開個別的

插話。不錯，真有這麼個怪叔叔。他的夾鼻眼鏡，常從鼻子上掉下來。他時常把小史特列里錯夫駝在背上，問他理論的問題。叔叔常說，史特列里錯夫大了一定是大學問家。現在果真是建設祖國的一個專家——年輕的化學工程師了。

該到尼可拉維赤那兒去，——青年化學師想了一會之後，決定。

×

×

×

——怎麼；你不出席夜會嗎？

——我有些私事，也許是空話，也許不是。——史特列里錯夫說着，把上海來的那封信遞過

去。

尼可拉維赤讀完之後笑了，笑了之後，深思了，思想一個跟一個地更換着。

戈林教授是一個很正經的學者。發明一定是有價值的。不會是弄的什麼圈套。他不是這樣

的人。

他的考慮，引出史特列里錯夫的聲音：

——你以為，這個建議有根據嗎？

尼可拉維赤摸出烟來，抽着，很正經地回答道：

——建議是很嚴重的，我認爲必須把你無定期地派到上海去，雖然我暫時却失去了我所最寶貴的一個青年同志。

可愛的工廠，尼可拉維赤，史塔哈諾夫工人，基洛夫集體農場，這一切都在史特列里諾夫的心裏佛騰『把這一切都扔下嗎？』

他顫聲地說。

——不能另派一個人去嗎？

廠長搖搖頭：

——你要明白，你不是爲工廠做工，你是爲我們整個祖國做工，現在祖國要你存上海，比在這裏更需要。你是越過我的信任和戈林信任的兩條戰線的人。發明和報紙上的新聞一樣，不能錯過時機。

——那末你以爲，我什麼時候該去呢？

——最多過三天。你來得及收拾行裝嗎？

——一天也夠。

——那末，你今晚一定要出席夜會。到上海，你大概要看到奢華生活，但是像這樣的夜

會，這樣真誠的歡樂，在那裏却是找不到的。

史特列里錯夫緊握廠長的手。出廠時，一個史塔哈諾夫工人杜林擋住他。

——今天得一定到俱樂部去參加夜會啊

離愁又吹拂在史特列里錯夫的心上。集體農場那面傳來響亮的「快樂的人們」的歌聲。

——凡是一生唱歌行路的人，

無論何時何地他都不會失足

第三章 在上海

「北方號」的輪船，緩慢地在狹窄的黃浦江裏爬行，兩岸是上海的工廠，樸素的中國建築，突然又是綠色的草原

輪船週圍，中國的小船，舢舨，上下的泛划着，史特列里錯夫覺得有些奇異，想起童年時候看

過的安徒生童話的畫冊。

岸上幾十個中國車夫圍住史特列里，錯夫，高聲向他兜攬生意。史特列里，錯夫不則聲地走着，一手提着他的行囊，一手舉到眼睛上去抵禦上海的炎陽。

——啊，這樣的上海！帝國主義利益交叉的中心。全中國工商業的首都。現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他沿岸走着。黃浦灘在他的面前喧嘩着。一列黑色的空着的汽車，順從地在等候着他們的主人。抬頭，看見海關的白廈，匯豐銀行的銅獅。匯中（Palace）和華懋（Cathy）兩座大廈緊抱了狹窄的南京路，汽車、黃包車、行人在上面衝撞着……

他發覺一個他所看不慣的社會的對照

在這人羣裏活動着的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只知有自己，不顧別人，每個人只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利益。這個事實是當地的居民所不覺察的，因為他們看慣了。而在那裏，在蘇聯，即使不認識的城市也是不生疏的。

上海，這是罪惡的都市，人騙人的都市。

他一面想着，不知不覺地已走到了公館馬路，他停了下來。

外國人領了行囊在外灘走。外國人停下來思想。這在上海人看來，是一筆買賣。

于是有一個人出現在他的面前。史特列里錯夫雖然說得一口好英國話，但是，無論如何他是初次到上海，他完全失敗了。

最後，他不得不求助於汽車行了。他坐在汽車裏，這才歸納他的印象：

——這樣的都市：

汽車載着這位年輕的化學家，在光亮的柏油路上滑過去，看見五彩的中國字、中國的商店、大公司、大銀行，看見奇怪的豪富，也看見可怕的貧窮。最後，車夫把車子停在公共租界一條幽靜的路上，一座小洋房的門口。

付了車錢，史特列里錯夫在釘着銅牌子「M·M·戈林」的門口站了好幾秒鐘：

——戈林教授的發明，能給予祖國什麼？是什麼發明？

他揪了一下電鈴。一個恭敬的僕人領他到一間不大的、舒適的客廳裏。過了幾分鐘，一個花白頭髮的，稍爲有些屈背但很堅實的老人，出現在門口。在他的多肉的大鼻子上，跳動着夾鼻眼。

鏡。

好的話。

——叔叔，眼鏡要掉下來了，——史特列里錯夫突然說出這句小時說慣的話，代替早就想

於是兩隻老年的、但還有力的手，抱住了他，他覺得親切，熱愛的嘴唇觸在他的頰上。

——好孩子，你長得這麼大了，這麼堅實。

——叔叔，你還沒有變樣子：

史特列里錯夫要把話題轉到發明上去。戈林說：

——不忙，你剛剛到，休息個兩三天，還來得及。

第四章 『黨魁』的秘密

伊萬·彼得洛維奇·阿爾加其也夫，白俄報紙稱他做『著名的社會事業家』。他在許多秘密中，有一個最奧秘的秘密。就連他的最親信的共同工作者，也不知道這秘密。這秘密是一本小冊子，上面寫着『活期存摺』的字樣。